

泰和縣志卷四十二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宸翰

龍鸞麗藻寵被邑乘榮於袞黼今由

國朝而上溯有明由有明而上溯有宋或隔世猶蒙

褒采或當時親灑

宸翰綜元氣為機軸耀日星為英華讀志而至是編知有

燭天寶光起於卷軸間也謹識

舊志於藝文未分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宸翰

一

宸翰今遵省發條例尊為藝文之首而於

詔

勅

御製後附以代言

皇子孫詩文

此外續入奏疏書序之類亦另編輯

泰和縣志卷四十二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藝文志

勅

明

仁宗賜少傅楊士奇貞一印勅

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為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勅

又一

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以惠黎元正固無貳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勅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優待勅

宣德三年十月初七日

皇帝勅諭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卿祇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謹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

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預繁劇優老待
賢禮非攸當况傳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
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
眷注老成之意欽哉故諭

勅諭致仕尚書王直

天順元年二月初四日

皇帝勅諭吏部尚書王直卿以賢科高第發身事我皇曾
祖考以至於朕踰五十年歷官翰苑佐典秩宗遂位冢宰
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忠清之操簡於
朕懷蓋有素矣茲朕復正大位如卿老成方任倚毘而卿
懇以衰疾固辭弗已惟先哲王求舊之義莫能忘而士大
夫甘退之志不可拒是軫朕衷勉從卿請特賜白金三十
兩新鈔三千貫金織絰絲衣一襲仍給驛舟送卿還鄉卿
其體朕至意安精神慎藥食頤養天和優遊田里用享清
平之福以臻遐永之齡故諭

勅書詔

三月初十日

少師少傅少保翰林院朕觀古帝王皆有恩德仁愛於人
今朕欲下詔除鬻割鞭背連坐及無論妖言誅謗之刑罪
未審卿等以為如何當慎為密議若可行之實來聞故勅

書寄左諭德士奇

聞卿近得心痛之疾即日舉發今日朝中心腹之言無可
相語者誠哉失鑑之言不為謬矣今特遣錫兔血膏十餅

美酒十瓶卿當以免血刺於銳物向炎火燒存性粉為末
温酒膳後服之卿當體余至意善加湯藥順時自愛餘不
多及

諭祭文貞楊士奇首七文 七七皆有諭祭文今錄一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二十日庚午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諭祭於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諡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
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毘遽云長遊中心
盡傷其何能已茲臨首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
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恭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祭文 三

祭少師陳循文

維成化七年歲次辛卯五月初一日癸酉朔越十一日
癸未

皇帝遣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永致祭於

少保戶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陳循曰卿制科首選
綸閣重臣祇事累朝克副倚毘頃因權奸誣搆暫謫遐
方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勅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矣
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式遵
先志厄於前而伸於後永愜人心靈爽如存歆余至意

代言

勅兵部罷朝覲官牧馬

訛楊士奇

今都察院言陝西等按察司官謂今領孳牧馬疋大僕寺都司布政司帶管提督風憲不無受制等事初羣臣所議本欲便民今思其言誠有未愜朕懷蓋國家以祿待仕者使之牧民今以馬責其孳牧非惟有失禮待臣下之體且使廉者艱於保其操行貪者得以假此擾民况已有詔寬恤民間牧馬二歲納一駒豈復於官猶責孳牧縱使各府州縣大小官員一一養馬總納不及數千其於朝廷補益幾何勅至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但有已領過馬疋者就依洪武中欽給官員馬疋例給與騎坐不問其孳息未領者悉皆停止都察院題本就付爾觀之如勅奉行

奉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代言四

洪熙元年正月十八日

勅諭文武羣臣求言并復弋謙朝叅訛楊士奇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問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無槩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沽名欲實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叅而自是以來言者蓋少豈以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

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為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摠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勅諭吏部都察院因災考察官員

訛楊士奇

朕自嗣位以來夙夜惓惓上體

皇天仁民之德廣施寬恤之政而今萬物長育之時天久不雨又聞有水潦蝗蝻深軫朕心究厥所由咸謂牧守之官未盡得人貪虐暴刻所在有之及命官考察又或徇私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代言

五

捷於科徵巧於謠事者率以為能勤於撫字廉介自守者以為不稱公道不明人怨弗恤所為如此何望和氣之應爾典銓選之官任風紀之職獨不思為國家生民慮乎今直隸府州縣官從吏部遣官及巡按御史考察務在廣詢細民不許徧徇糧里長老人扶同之言以昧至公若考察得實賢才者悉留在職具名奏聞不才者就起送吏部照例發遣其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屬官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今後方面及郡守有闕仍遵皇考宣宗皇帝勅旨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併坐舉者爾等其欽承之用副朕恤民求治之意故諭

宣德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勅諭行在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訛楊士奇

勅諭行在吏部風憲者朝廷耳目之所寄綱紀之所由振也
也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
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
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闕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
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代言 六

不勝任併罪舉者蓋薦舉雖命庶官而選任專委吏部必公必明必審必慎毋苟循私情縱容濫舉以取罪愆庶幾副朕求賢圖治之心欽哉故諭

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代總國政詔

陳循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大兄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親征勅
躬率百官居守不意車駕被留虜庭我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命躬躬輔代
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合辭上

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萬幾移命眇躬君臨天下曾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邠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顧痛恨方殷豈遽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俞允莫獲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遣使詣虜問安上大兄皇帝尊號曰大上皇帝徐圖迎復為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合行事宜條示於後

凡三十一條

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以惠萬民尚賴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藝文附代言七

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匡輔宏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御製詩

宋理宗賜孝子龍震翁詩

南風六月吐梅花奇絕西昌孝子家一點落英千古月夜來啼殺後棲鴉

明仁宗賜諭德楊士奇藥詩

以下六詩俱仁宗為太子時永樂十五年作也

聞卿疾未愈常懷時不忘每圖通神術詢訪求各方偶得仲玉秘經進稱其良妙品親團製奇効難盡揚臨寢茶清化日夕服即康

明仁宗賜諭德楊士奇

奏使回至京恭省聖躬寧湛恩有所賜驂駟出帝廷予心喜無際上表摠衷情撰述須博達非爾何能成

明仁宗重陽日賜翰林侍讀梁潛學士楊士奇

儒臣承簡擢職業在揄揚贊輔言皆正疇咨論獨詳清時當泰運佳節又重陽舉酒同歡祝吾皇聖壽長

明仁宗冬至日賜贊善梁潛

侍從有嘉士朝端斯得人夙昔自卿至接見情益親旦夕資論納豈獨詞華新仲冬風日暄和氣如陽春湛湛樽中酒歡然對良晨

明仁宗書懷示大學士楊士奇兼問其疾

朝退坐寡默中切夙夜思六御在遠外未聞凱還期寢食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御製

詩八

弗遑寧定省五旬違邊報久不至情杳莫知卿疾弗藥否相見當何時忻戚心所同細為籌量之

明仁宗遣問學士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卿疾久未痊旦夕勞予思予亦抱微疴存問近頗稀于今遣中使遺以藥餌資眷言善調護康寧早來茲

明宣宗賜大學士楊士奇

在昔聖賢君皆有輔弼良矧余德菲薄嗣登九五君萬邦萬萬邦林林生齒繁何以致之豐足而咸安夙夜惟勤念康濟推心傾誠任耆艾卿起逢掖升詞垣祇事祖考多歷年論思贊輔秉直道青坊玉署皆推賢官秩愈崇心愈小一意操存不知老布素夙期無改舊俗轍門牆淨於掃於

上為德下為民夙志挺持希古人予心圖治資卿輔予職
有闕需卿補卿亦殫誠副虛佇大江之西南斗旁奕奕廬
陵忠節鄉代有舊耆皆顛昂最哉在廷茂樹勳前後簡冊
齊芬芳

國朝

高宗純皇帝題蕭楚春秋辨疑

本武英殿聚珍版

直選權臣蔡京退自怡著書胡銓趙陽奉為師宗經頗具
明卓見異註不從遷就詞非史信哉超眾論亡詩作也辨
羣疑一王天下無他義三變周公豈逆知可惜代湮多散
佚允宜重錄表扶持矐乎徒仰獲麟筆鮮暇方慙下董帷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御製

詩九

乾隆癸巳仲夏

仁宗睿皇帝

乾隆丙申七月儲宮

本味餘書室全集

賜和侍讀姚頤濬池刈草之作

傍山開曲沼鷗鷺不相驚偶作除蒿計端宜放棹行風光
留九夏景物絢初晴高柳臨池拂鳴蟬斷續聲
碧空淨無色倒影妙堪驚觸石飛來渡泚煙淡蕩行從容
知至樂瀲灩正宜晴信是源頭活淙淙濂洛聲

附

皇子皇孫詩文

皇四子和

雪門侍讀濬池刈草元韻

大費園丁力從教水族驚池疏看鏡朗草刈任魚行拂
拭方經雨刪除恰快晴舊觀今日復只少棹歌聲
尋源終有會除惡不須驚未覺生機碍全憑定力行虛
堪涵夜月淨足繪朝晴高枕諸公便應稀鼓吹聲
皇六子丙申中伏次韻應

雪門先生屬

靜得臨流趣全無濁浪驚草芟荷愈淨水淺舫能行

近

一弟以小舟贈園中諸先生

贈

倚檻親魚鳥看雲任雨晴晚涼招客坐

並歌馬蹄聲

風雨何曾數偏教落筆驚詩綠池上作人愛柳邊行岼
曲浮萍約虹低返照晴那須百川水已喜近秋聲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皇子

詩十

皇八子丙申秋七月奉和

雪門先生園池刈草二首即請 削定

水淨應如拭園官見亦驚輕漪留鳥舞側島數魚行菰
米拚沈雨揚絲喜覆晴頗思新月夜早有刺船聲

鷗夢知安穩蘆叢了不驚偶然臨水坐也抵泛槎行比
跡如仙露開眉為好晴羨君多警句枕上足琴聲

皇十一子

息齋先生以余所作驟雨詩韻為寓園濬池

除葑之詠且屬余篆天光雲影扁額懸于水

檻仍邀同賦即請 誨畫

舊水開新面潛魚莫適驚小無風浪作寬可月舟行錡
釜思蘋藻雲天聽雨晴雀樽好斟酌濠上有同聲

快讀臨池句教人故故驚風騷涵古致鮑謝可兼行一
水光中坐千林影外晴斯水余甚愧且繼折楊聲
皇十一子奉送

姚息齋先生督學湖南併請 誨政

自我與君居於今三年矣方當遠別離攬袂不可止以
此相悉心篇翰愧條理君才毗明潔炯若秋潭水物無
屢照疲學有一能美餘子勤汗膚智者綽舉趾因之漸
羽儀忽忽拾青紫讀書寒窓下登科鳳城裏已復直
禁廷謂當色然喜而乃意深長冲澹殊未已伯玉未五十
昔非瞭掌指去去向往古尋源决猛起為文削浮華作
詩愛清旨筆法本擅時頗間干祿體何事愛余書降心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皇子

詩

十一

輒相擬技也何足云所貴能捨已更復承善誘殷勤教
聖子授之易詩書請肄遵杖几優柔使自求有過欲其恥雅
量寧具陳亦復舉大抵談笑恒蘊蓄問學追根抵淑躬
在虛靜與世空譽毀但希良賈藏不願美言市秋風自
西來木葉散錦綺出門永歎喟入戶讀陟屺思欲揚吳
舲迨茲霜雪始孰謂天高高孝思神所唯湖南與江西
川陸數百里

九重下丹詔慶昇督學使可以奉慈親元吉占視履撫蹟
臨江楓興賢掇沅芷

國家著明訓慎重司造士浮俗多中材豈盡如君比耿
耿切衷曲唯恕一言耳知君不我忘嗟我正如此倘能

諒宿昔何必同客邇渺漫南征鴻迢迢北飛鯉故為唐
棣華交情必有以

皇長孫奉和

息齋先生園池除草韻

薙草平池裏波澄鷺不驚未能千頃碧何礙一舟行愛
月常教印披襟正喜晴宛然淨如拭貯聽櫂歌聲

朝鏡開生面鮮鱗掉尾驚柳風吹浪起山雨帶雲行暑

意消秋信

時正立秋

天光報午晴板橋時小立謾謾聽松聲

皇次孫奉和

雪門先生園池除草之作韻并請 誨定

籬影窺人靜池光照座驚皎拳一鷺立低狎萬魚行澹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皇子

詩十二

沍雲天淨熹微草樹晴納涼應有約時聽過橋聲

一水遙相望平流浪不驚真如天上坐宛擬鏡中行藻

亂初過雨烟開乍放晴最宜風入戶頻送晚蟬聲

皇六子奉送

雪門先生督學湖南

新銜

帝命出朝端旌指江湘趁早寒鹿洞昔曾推上座蘅皋今喜

拜儒官騷歌一體原風雅香草千秋屬芷蘭滿貯詩囊

勞悵望叩鐘響落橘洲瀾

星使遠臨開絳帳板輿近喜奉慈闈滋成蘭蕙娛方目

網得珊瑚綴綵衣夕膳晨饘心鄭重光風霽月道精微

式模多士知餘暇迴雁還捎尺素書

皇八子 乾隆丁酉九秋賦送

雪門先生視學楚南即政

鴈陣迢迢送遠程星沙人士峭帆迎即看夜雨臨湘浦
早有春風被杜蘅駐節徑尋宋玉宅題樓應上岳陽城
懸知幾度移官舫萬里湖天一鑑清

皇次孫

丹詔下

楓宸三年好樹人栽培盡成蔭搜剔總充珍寶鑑中宵朗光
風到處春莫教音信隔千里有游鱗

指日輕裝束悠悠勝蹟探暫辭掖垣內行到洞庭南淵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皇子 詩 十三

茂文瀾富登臨興會酣菜蕒還折贈遠別若為堪
守經堂記

夫儒者正德厚性奕世滋茂考信聖訓紹脩人倫故處
富盛不為益居阨困不為損然則天之所篤鄉黨稱之
令聞令望不可忘也夫孝人之本也為人子者莫不欲
安利其親然而天或違之豈顧不然哉昔者夫子行在
孝經告曾子曰孝者天地之經蓋言經者常也惟孝為
能與天地常也其為道困而不窮危而不亡變而不失
其正者也是以事載于當時而風紀于百世泰和姚先
生頤家世以孝傳祖諱舜情居於縣城之西龍洲逆藩
之事山洞草寇黃緣掠問里而曾祖諱大瓚獲於寇則

獨求索至白羊埧號泣乞以身贖寇使白里中富者姓名當釋汝父縛曰我童子實不知以刃刺其股血淋漓終無言遂並釋之事平父病二年而卒母又病服侍湯藥極艱瘁病稍開適歲大水夜半摧所居屋倉皇負母走水中援大木而止及明始獲救母既卒則哭曰吾今為無父無母之人矣合葬父塋日夜哭其側不休子弟為築廬於場設苦塊居三年而四鄰之聞哭聲者莫不皆流涕故皆稱為廬哭子廬哭子每飲食不忘父母其遇節日祭日必趨墓哭祭如初喪云吾聞之事親者務盡其歡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抑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欲盡其歡而固不可得也父諱開芳

自龍洲遷家秀溪嘗廬哭子居墓時輒泣曰吾欲隨父於野而母在家欲侍母於家而父在野遂往來饋食開視日夜必再四及廬哭子自廬出手足痿痺延醫治扶侍不頃刻離無何家益窘廬哭子以伯仲諸子多在蜀往就之乃從至成都值夏盛暑忽隣舍火時適外出聞火望之曰此吾父所居樓處即急歸而火大熾及其門因自以水濕絮蒙頭竟入負廬哭子出後自蜀還抵青灘風薄其舟破且溺疾揭木版抱廬哭子漂里許乃得援以免行李盡竭為傭以膳廬哭子而復於家嘗侍母病病甚篤獨露禱土斗乞自代以是誦斗經迄於終而邑之人皆以姚孝子稱孝子之治喪葬盡哀慕率族姓

拜祭遺像如平生云吾又聞之事親者務愛其身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而二世以繼抑亦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務愛其身而固不可得也雖然道固有危困極變而不失其正者正故常常故無所損益歷稽前古徵述今茲章章明矣蓋未有若斯之難也廬哭子幼從師受孝經會書百餘卷遺親友且教孝子曰人生根本唯此書耳孝子實承教而行焉將於秀溪之居築正室而命之曰守經堂為無財用故不果而屬先生兄弟五人有能負荷者必集其事歲丁酉先生為余道之使預為記余不敢辭而進言曰天之授民性猶君之畀臣職也臣能其職毋曠事焉則君慶賞之民能其

性毋曠德焉則天福祿之此其宜也若姚氏之孝可謂能其性矣然而寇盜之水火之疾病之饑餓之俾其父母不能有其歡其子殆不得免其身非天意耶毋亦使世世子孫其有以知先人之行成之之甚難也夫知其難而後能重所守也苟自先生而下必則天地之經慎先人之守推雍雍之風履謨訓之實章志本教膺保令名以在此堂也其為福祿大矣豈有違哉是用記之
乾隆四十二年孟秋之月皇十一子撰并書

藝文志

奏疏

陳情推封

楊士奇

欽蒙 聖恩賜臣誥命下情深切感戴之至伏思洪熙元年 欽蒙 仁宗皇帝聖恩賜誥命追贈臣三代已贈臣

祖公榮為少傅祖母胡氏為夫人切緣臣故父子將原是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親生次子因叔公榮無子遂立為

子公辰初有長子及孫近年絕嗣是臣兼承其祀臣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 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

之制無及旁親之令緣公辰雖於臣稱為伯祖嚴氏稱為伯祖母實是臣父親生父母臣之親祖親祖母非其餘旁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奏疏

十六

親之比臣之私情恒切於中今幸蒙 皇上覃布大恩謹

冒昧俯陳私懇伏望 聖仁不為常例停臣本身及臣妻即今所得 誥命不給特 恩移與臣伯祖公辰伯祖母

嚴氏俾得霑恩封贈光顯無窮臣不勝惓惓祈 恩之至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欽奉 聖旨楊士奇本身并妻室的誥命還與他他伯祖伯祖母另給與後不為例該部知道欽此

書

答羅整菴先生寄困知記

歐陽德

披讀大篇明暢痛快溫潤精密使人起敬起慕昏瞶警發鄙吝消融有道者之言其感人如此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承翰教拳拳引誘使盡其所欲言以求歸於是某無似先生長者不鄙其愚俯就曲成感幸何可云喻顧嘗聞學不躡等故古之學者有聽而弗問某固所知識何足以承先生長者之教然隱之於中有未能渙然而無疑者謹誦述所聞惟執事裁教焉竊觀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又舉傳習錄中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謂此言亦以知覺為性者某嘗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

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致知云者非增廣其見聞覺識之謂也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而擴充之以極其至不使其蔽昧虧缺有一念之不實者所謂致曲以求誠故知至則意誠矣此與佛氏所謂圓覺所謂含藏識者既已不同而其功在於格物益與佛氏異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酬酢之迹者也上而天子之用人理財下而農商之耕鑿貿易近而家之事親事長遠而天下之正民育物小而童子之灑掃應對大而成人之變化云為莫非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酬酢之迹皆其日履之固然而不可易者然而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

為善而不為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分修其日履循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者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積月累日就月將而自有弗能已者不如是則旦晝所為梏其良心而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格物者聖門篤實真切用力之地沒身而已者也彼佛氏以事為障以理為障既不知所謂格物而其徑超頓悟又焉有積累就將之實哉某之所聞如此竊考之於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然而尊教云云是以不能渙然於中也惟高明幸終誨之又觀記中有云厭夫學問之繁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某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書

十八

嘗聞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之類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為簡非有二也夫學者學其所不能良知之用至博皆不學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故學也者學其事而能之修其善而去其不善格物之功也然有蔽而後有學則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矣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

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焉耳學而能之則善得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故曰五者廢其一非學果能此道而後本然之善全體明淨渣滓渾化而無有蔽昧虧歉者離本然之善則別無可學可問之事舍學問之繁則別無至易至簡之功也讀書亦問辨之一端書也者紀人心善惡是非之迹者也古人善惡是非之迹亦吾心善惡是非之迹也從事於學者或取決於師友或者考正於詩書其要去吾之不善修吾之善學而能之而已故曰學於古訓是故道積厥躬而德修罔覺也故古訓非外身心非內也讀書非先修身非後也後世未免岐而二之二則離離則遠其於不遠人以為道之旨似覺微有小異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書

十九

耳惟高明幸終誨之某竊惟教學之興蓋聖帝明王憂民之欲動情勝喪其良心五品失序百行乖錯相戕相賊罔所底極於是勞民勸相匡直而輔翼之使之自易其惡自盡其性當其時教無異學學無異習不但養於庠序者知實用其力農賈置兔之微亦各安其業而敏於善君卿大夫各循其職而盡其心上下之間皆以實德實行為學而不騫於論說之繁知見之多百僚師師比屋可封非苟然也世衰道微諸子百家不知循其天性之真而各以其意之所見者為道為我兼愛縱橫術數兵刑名法寂滅虛無之習紛然雜出然皆力行深造斐然成章故足以亂實學而溺人心聖賢者作而拯人之溺亦惟示天性之善而道

以日履之功慎念慮之微而決其蔽陷之端使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各循其本心而已非多為論說使人廣其知識於外也厥後學諸子者往往通其說以求獲演其義以立言其流為訓詁為詞章以諸子自名而浸失諸子之宗為聖人之學者亦復博通道德仁義之意貫穿諸子百家之旨相與並駕其說於天下以為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庶乎其學之不差其設心未為不善也源遠末離枝盛本披為說愈繁為道愈難農賈置兔有所不能及天子諸侯有所不暇為雖學校之俊秀亦往往汨於論說蕩其知識依擬形似矜飾功能非復真切篤實致其良知於日履之間以達之天下是故知德者鮮矣先知覺後知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書

二十

先覺覺後覺固當有任其責者仰惟先生大人正己以率物明道以淑人實德實行鬼然後學山斗之瞻自任之重宜不可得而辭某寡陋無聞固願日操几杖親承無行不與之教時勢牽縛莫之能遂而徒託之簡札言不盡意尚賴教思無窮誨迪不倦庶以成痿不忘起之志耳臨風南向無任耿耿

家書三

癸巳五月晦日

郭子章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之心乃不為飲

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皆無益也曰
動尚在衙欲為覓生計猶未有處可報老伯父慰之

五 癸巳九月望日

郭子章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既深克治倍難矣程子云君子之
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吾弟試體驗如何乃能
廓然苟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十分周密無罅可
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也某處紛紛若此殊足為戒所
惜此輩不知持盈刁風日長恐向後善人難立脚耳

七 甲午閏二月五日

郭子章

當柄之臣初甚重陽明公已而漸生釁端蓋始而薛中離
繼而唐子忠朱子禮魏水洲諸人皆不利於柄臣黃致齋
秦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書二十一

王定齋又嘗為水洲解怨於柄臣而水洲竟有論劾遂併
疑二公相黨以相害諸公皆陽明之徒也忌疾競進者因
而進讒將以抑人之進而伸己而有怨者又復醞釀其間
故諸公皆落職近日為鄒東郭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
查奏併及南禮部行勘不報追罪黃久菴季明德皆外補
久菴乃柄臣之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
非有所激於中而又有醞釀之者耶况鄒季二公又皆吾
黨奏中又以學為言其意居可知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恨無間可乘苟有間吾即為投簪之計若吾弟得捷
則吾去益有名矣努力努力即不得捷居計亦未可緩君
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况吾事君之日長事親之

日短向時徒以仰事俯育牽制乃今則可以無累矣復何所係哉對江海智寺傍近不妨買一庄吾將於寺中杜門謝客須有所資賴乃可宜早圖之

八月甲午閏二
月七日

郭子章

老親漸就休閑不理家事甚喜甚喜吾弟尤宜善為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滴處徐步而入竟不後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為處昆弟鄉族之道若曉曉揭揭辨已之是非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書二十二

者然非真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為切要和妻子翁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勉之勉之聞家中疑某其說云云亦未必盡然宋景文公論治云云吾與之生故能為吾死吾與之樂故能為吾憂吾常謂御僮僕處鄉鄰莫不皆然不足疑也四鄰皆火不及吾家誠可堅為善之志睦宗恤鄰亦不可後矣念之

與朱三尹論鄉兵書

楊嘉禎

昨者寇至而邑中恃以干城者惟仁父一人一月之內勞心勞力士民知之然尚未必盡知也何況當道未親見仁

臺之苦心而能盡酬仁臺之勲勞乎但願仁父子子孫孫實受其福昔吉水劉文節乃祖為郡司理而全一方人命解官而歸夢一神人以綿花弓謝之後生文節中探花云其子又舉孝廉孝廉諸子皆有異才科第固未有涯也願仁父異日亦若是則已矣邇者寇退矣尚聞永豐甚急彼賊酋未殲則至一邑便有一邑土寇依附為寇其黨與日見熾甚秋冬來歲恐泰和必不免於難何也賊固有以知我之虛實也彼自蠢動以來經四省九府數十邑而無一處敢與之敵者無備故也昨者白羊坳之失守不問而知其必不守也以官兵八十人而禦三千之流寇眾寡敵乎以畏死寡弱之兵而禦敢死必爭之賊勇怯敵乎且彼用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書

二十三

兵虛實有法分合有機我悉力而守一處則彼分兵而翼擊我左右或抄出我兵之後使我腹背受敵而兵危我分兵各路而守則彼以重兵攻我一路一路失守四面皆驚惶失措而兵又危欲借力遠兵則彼所憚者鄭兵也鄭兵肯復來乎欲望廣兵而廣兵逗留不進民盡屠戮城池圍困而廣兵尚有沿途暴掠居民而不前廣兵可恃乎欲望贛兵與守備府兵則彼之恇怯無異於奔逃之小民破人廬舍掠人貨物則流寇之外又加一寇也令其禦盜猶如深閨靜女之緩步觀彼掠民如餓豺狼之爭食焉甚至搜深山避盜之民取其首級以邀功外兵足恃乎此不佞不能不懷漆室之憂也且辛酉之流寇與今日之流寇大異

辛酉之寇食後而始移師今其師未動而輕兵已先四散無地不在劫矣辛酉之寇入境方捕人為鄉導今細作不用他鄉之民而用本地之民使人不可得詰矣辛酉之寇晝行而今寇宵行矣辛酉之寇日行三十里而今一日行百里矣其鋒甚銳使人不可措手不佞觀邑中搢紳士民無一人能與賊為難安得不驚心於風聲鶴唳乎在官不但無養兵之糗糧即置一甲一弓一矢一銃官中亦何所取辦昨日之所以免於城下之盟者以鄭兵之速至邀天之幸也鄭兵欲往窰下上萬安不肖苦口請之從原路歸不佞知其必走東沔與鄭參戎言之甚詳故彼從東沔追至於西陽之頓鎗寨而返彼乃從寒婆坳而遁然奔至坳

上猶點過各哨而後去似彼猶尚未肯死心也為今之計則未雨桑土既濟衣衾策莫過於團聚鄉兵以兵守賊則應故事寡弱之兵必不堪禦寇以民禦賊則百里之民奚啻數萬彼以劫財之故尚爾敢死我以守財守妻子廬舍有不盡力乎但人心不齊煩令尊一紙之墨文告之辭付之於好義有力之家為之主盟官中但作使之而不參其事貧者鼓勇力富者備衣甲民自為戰如雲亭鄉則十九十八兩都合為一團與官兵相助用一智者示之方畧據何險地用何器械設何機謀則賊不能踰白羊坳矣設也力不敵則不妨讓他進路又檄松陂鳳岡一帶義勇截住芒東坳而十八九都鄉民及官兵亦追至芒東坳則賊腹

背受敵矣彼不能踰芒東坳則徒步雲亭江而走杉村高壠令杉村及高壠一帶團集鄉兵一二千又與凰岡土兵夾攻則彼兩面受敵矣又令月岡一帶團聚鄉兵截於學士里之坳上則賊又首尾受敵矣出至冠朝又令冠朝及中村水東守其東大岡冠朝禦其西墩陂下韶禦其前冠朝中村追其後彼又腹背受敵矣又令梅塘等處禦之於墩陂江大瑞坳一帶團聚鄉兵千人禦之於坳上則賊又腹背受敵矣彼若不走萬安而不佞率三都之民禦之於泉嶺橋强弩鳥銃攻其前鈎鉞刀斧接其後彼來刼財非真來盡命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乎哉賊不能入白羊坳又恐從浪川而入則有四路其一為石人嶺其一為信公坳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書二十五

其一為寒婆坳其一為黃龍坪四路皆險絕浪川士民守其二路龍坪則僧人可守惟寒婆坳下最無人烟責東西之人禦之且彼處多射戶即以勁弩守寒婆坳則無可入境彼且疾走萬安而上乞令尊移書萬安邑大夫檄守焦原此則泰和之南方無慮矣賊不能出雲亭又必從廬陵富田而入仁善仙槎彼地已先團聚三千人但九都十都尚未聚耳若兩都聚集亦可得二千人三十八三十七二都亦可得二千人仁善仙槎以至雲亭江口可得實兵八千人守禦追趕之法亦如雲亭則泰和之東南方不足慮矣至縣治之東則四十二都在大江之中其鄉約頗嚴彼必不能渡江惟賊從龍泉而來則險隘惟黃土關足恃我

不能守白羊坳則彼未必能守黃土關也流叔龍泉之後
長驅而至則蘇溪先受其殃彼處多富民然皆懦夫不足
與謀也過蘇溪而至白土則入泰和境矣白土至胡耽十
里之內團聚鄉兵可得二千人胡耽之下池頭以上并武
溪亦可得三千人馬纓岡以下至五十七都可得二三千
人其守禦追趕之法亦如雲亭又恐賊分一枝從蘇溪後
山而抄我後則高蕭梅塘聚鄉兵可得千人南坑一帶可
得二千人鹽水嶺之後團聚可千餘人守此關隘則縣治
之西北不足慮矣縣治之北亦然縣之東亦原聚有鄉兵
但托蕭孝廉誘喻使不至散心則東向無慮矣有事民皆
為兵無事兵皆為民泰和積弱之地遂稱雄於九邑吾邑

泰和縣志

卷四十二

藝文

書二十六

先倡他邑效尤賊敢復至吾吉州境地哉惟仁父高裁而
與令尊深計之幸甚